

民族田野
叢書

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

雲南省昭通地區
鎮雄縣潑機鄉
鄒氏端公慶苦薩
調查

郭思九 王勇

ISBN 957-8892-69-1



00250



9 789578 892699

民族田野

(叢書)

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

雲南省昭通地區
鎮雄縣潑機鄉
鄒氏端公慶苦薩
調查

郭思九 王勇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雲南省昭通地區鎮雄縣潑機鄉鄒氏端公慶菩薩調查
徐宏圖作. -- 初版. -- 臺北市：施合
鄭基金會，1995 [民84]
面； 公分. -- (民俗曲藝叢書)
ISBN 957-8892-68-3 (精裝). -- ISBN 957-
8892-69-1 (平裝)

1. 地方劇-雲南省

982.525

84004751

民俗曲藝叢書

主編 王秋桂

雲南省昭通地區鎮雄縣潑機
鄉鄒氏端公慶菩薩調查

作者 郭思九·王勇

責任編輯 許麗玲

美術編輯 廖震環

發行人 施仲信

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

地址 台北市西寧北路六二之三號三樓

(02)5523973 · 5521910
076810111

版號

印刷廠

定價

出版日期

1995年五月

初版

優文弘企業有限公司

文弘企業有限公司

優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精裝三八〇元

平裝二五〇元

100.^w

民俗曲藝叢書序

王秋桂

《民俗曲藝》由邱坤良先生創刊至今已有十二年。我從第六十一期起接掌編務以來就一直有編輯、出版叢書的構想。開始是想把刊在《民俗曲藝》上的文章分類編成論文集出版。但考慮到這樣一稿兩用未必受到讀者的歡迎，就打消了主意，只是近兩年在編輯的方針上盡量採用專輯的方式。兩年前蘭州大學葉開沅教授提議和我合編「中國戲曲史叢書」。我們訂了體例，並且開始約稿。但是後來葉教授轉至多倫多大學任教，當初所約的稿也只有少數能夠使用，這個計畫就停了下來。自民國八十年七月開始，我接受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的補助，主持「中國地方戲與儀式之研究」計畫，分別在山西、安徽、湖南、江西、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四川、貴州、雲南等地進行考察。由於計畫成員的努力，在二年來已經獲得豐碩的成果。當初計畫並沒有編列編輯及出版的預算。我於是跟《民俗曲藝》施發行人仲信商量，把計畫成果列於一直構想中的「民俗曲藝叢書」，由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出版。承他一口答應，並且同意編列出版經費。

「民俗曲藝叢書」預計在兩年之內出書六十種。內容可分為五個大類：一、調查報告，二、資料匯編，三、劇本或科儀本（集），四、專書，五、

研究論文集。調查報告是基於田野資料所撰述的報告，附有豐富的圖片及儀式表演中所用的文字資料，如科儀本、劇本或唱本、表、文、符、籙、疏、牒等。資料匯編就特定專題如「貴州儺戲」匯集史料中相關的記載加以整理編排以利學者參考。劇本集校訂各地目連戲、安徽貴池儺戲、貴州安順地戲等儀式劇之劇本並附前言說明各劇本之來源，傳抄過程及演出情形等相關資料。科儀本集係就一特定法事所用之經書依儀式場次編排，並附總論交代道（儺）壇源流，壇班成員，道（儺）壇佈置及法器、法服等資料。專書及論文集就特定主題做深入或廣泛的探討。

張光直先生在《考古學專題六講》第一講〈中國古代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中言道：「研究中國古代史不能不研究世界史，研究世界古代史更不能不研究中國史」（見該書台灣版，台北：稻鄉出版社，一九九〇，頁二四）原因是「根據中國上古史，我們可以清楚、有力地揭示人類歷史變遷的新法則」（同上）。同樣的，中國民間儀式的研究也可以對世界民間文化或人類學作出貢獻。在此我僅舉儀式面具為例，從 Claude Lévi-Strauss 的 *The Way of the Masks*（一九八二英譯本；法文本原分兩部份，分別出版於一九七五及一九七九）到 Henry Pernet 的 *Ritual Masks*（一九九二英譯本；法文本原出版於一九八八）都沒有提到中國的面具，甚至在引用書目中也找不到一篇相關的論文。但僅就我們計畫的調查所及，從江西萍鄉的儺舞、萬載的跳魈、安徽貴池的儺戲、郎溪的跳五猖、福建邵武的跳番僧和跳

八蠻，到廣西柳州的師公戲、四川酉陽的陽戲、雲南小屯的關索戲、昭通的端公戲、貴州德江和岑鞏的儺堂戲及安順的地戲等，各具特色的面具都是儀式表演中不可或缺的成份。而從岩畫及陶石器皿上的幻面看來，中國在新石器時代就可能已有面具的存在。考古發現證明至遲到商周時期銅面具已經廣泛的使用。秦漢以後，雖然實物不再可得，但文獻或圖像記錄得很清楚，面具的使用和儺儀息息相關。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現在。以往，由於資料不可得或沒人加以整理，中國儀式面具沒有受到應有的注意。當我們的調查報告出版後，研究世界面具文化的學者就不可能再忽略中國的現象。

除了上述「中國戲曲史叢書」所約的書稿及「中國地方戲與儀式之研究」計畫的成果外，本叢書也將包括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和清華大學補助的「梨園戲研究」計畫成果及前者所補助的「目連戲研究」計畫成果。我們也歡迎海內外同仁提供有關民俗和戲曲研究的書稿。

在此，我要特別感謝李亦園教授，沒有他不斷的鼓勵和支持，我們不可能獲取目前的成果。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施董事長正南和《民俗曲藝》施發行人仲信一直讓我放手去做，並且在經費上給予充分的支援。清華大學也適時的提供新台幣八十萬元的補助讓我增聘助理協助審訂書稿。計畫助理和《民俗曲藝》的同仁不但認真負責，而且常常提供寶貴的意見。由於他們的協助，計畫成果才得以順利編輯成書。

謹以此叢書紀念施合鄭先生（一九一四—一九九一）對民俗曲藝的關心
和貢獻。

「民俗曲藝叢書」編輯委員會

編輯顧問：李亦園（中央研究院）

Piet van der Loon (Oxford University)

主 編：王秋桂（國立清華大學）

編輯委員：王安祈（國立清華大學）

王嵩山（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呂理政（國立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

李豐楙（中央研究院）

邱坤良（國立藝術學院）

陳守仁（香港中文大學）

Kenneth Dean (McGill University, Montreal)

David Holm (Macquarie University, Sydney)

David Johns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John Lagerwey (L'École Française de l'Extrême Orient)

Jacques Pimpaneau (Musée Kwok On, Paris)

目錄

壹、前言 ······	001
貳、慶菩薩的生態環境 ······	002
叁、鄒氏端公及其壇門組織 ······	011
肆、端公壇門崇奉的神祇 ······	025
伍、慶菩薩的籌備 ······	037
陸、慶菩薩的結構形態 ······	044
柒、祭祀儀式中的科儀本和面具 ······	073
捌、端公祭祀中的挽訣和咒語 ······	081
玖、祭祀儀式中的端公戲 ······	085
拾、結語 ······	100

附 錄

一、端公道職牒錄	105
二、端公佛職表牒	108
三、壇神榜	111
四、神門壇九州科儀	113
五、神門落草科儀	127
六、財神營科儀	141
七、百花詩	155
八、鳳凰營一宗	155
九、桃山	167
十、神門禮請科儀	182
照片說明	199

壹、前言

《慶菩薩》是流傳於鎮雄縣的一種形態特殊的端公祭祀活動，也是當地漢族神鬼崇奉舊俗中具有代表性的祭祀方式，並且源遠流長，至今尚存。

慶菩薩活動在鎮雄縣境內流傳甚廣，而最為盛行的地方當推潑機鄉，作慶菩薩法事最富盛名者，則當首推該鄉的鄒氏端公。鄒氏端公是目前可以查證的潑機乃至整個鎮雄縣境內歷史最為悠久的端公世家，而有關資料也證實，鎮雄縣的慶菩薩首先由鄒氏端公於明代從江西傳入。

一九八七年元月，根據民族民間藝術集成志書編纂工作的要求，我們在潑機鄉擺洛大山中的一個小村莊黑石溝，第一次目睹了鄒氏端公繁衍了數百年的慶菩薩祭祀和演劇活動。繼而，在對昭通地區各縣之端公文化形態進行普查的同時，重點對鄒氏端公及其有關活動進行了考察。一九九二年秋，按照大陸與台灣有關學術組織確立的「中國地方戲與儀式之研究」的計畫和「田野調查備忘錄」所提出的調查方法，我們再度於十一月、十二月和一九九三年元月連續三次前往潑機鄉進行田野調查，四月份完成了這個調查報告的初稿。主持「中國地方戲與儀式之研究」的王秋桂先生閱後，提出了詳細的修改意見。之後，郭思九先生又於八月專程從昆明來到

昭通，商定了補充修改方案後，我們一起去到潑機鄉作補充調查，核實原有資料，最後完成了這個調查報告。

鎮雄縣的慶菩薩，雖然只是我國鄉土祭祀和戲劇形態中的一種，不過，卻是較為特別的一種。一方面，它存活於近乎封閉的茫茫大山之中，很少受到現代文明的浸染，可能是其原生地早已消失卻又在異地被完好地保存下來的一種很有價值的形態。另一方面，慶菩薩本身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巫、道、佛兼容並蓄和祭祀過程中出現的祭中有戲，戲中有祭，祭戲互補的豐富內涵和獨特形式，其可供研究的價值和意義是不言而喻的。我們期望這個調查報告的完成，對於推動昭通乃至整個雲南儺戲儺文化的研究進程，使雲南這塊神奇的土地上所蘊藏着的豐厚的儺文化礦藏早日開掘出來，能起到一點積極的作用。

貳、慶菩薩的生態環境

鎮雄縣的慶菩薩活動能夠流傳於今，並非偶然。世間上任何一種事物的存在，都是與歷史發展及其生存的環境條件相適應的，或者說它本身就構成了這個環境中的一個部份。除了慶菩薩自身的因素外，鎮雄縣及潑機鄉特殊的自然環境和歷史文化當是慶菩薩賴以存在的基本條件。

鎮雄縣位於雲南省之東北隅，雲貴高原烏蒙山麓，雲、貴、川三省交界處，該縣坡頭鄉之三岔河即有「鷄鳴三省」之稱。該縣之域，東連四川省敍永縣；南接貴州省畢節地區的畢節、赫章縣；西鄰本區之彝良縣，北抵威信縣。該縣雖處於三省交界的有利地位，但由於自然條件的限制，人多地少，交通不便，因此又屬雲南較為典型的邊遠、貧困、落後的縣份。鎮雄為昭通地區第一大縣，雲南省第二大縣。所謂大主要是指人口的多寡而言。據該縣統計局一九九二年底的統計，在鎮雄三千七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已達到二五七八八九戶，一〇五五七八五人。該縣處於雲貴高原和四川盆地交接地帶的半坡間，群山起伏，溝壑縱橫，全縣境內多係半山區、山區和高寒山區，自然條件十分惡劣，而作為一個農業縣，全縣經濟收入除農業一項，其他各業微乎其微。該縣的交通也不發達，由縣城至省城昆明，經貴州赫章有五九八公里，經畢節六四九公里，而經本省會澤縣則達七四〇公里；由縣城到地區所在地昭通，經彝良二六五公里，經貴州威寧為二七四公里。

翻開鎮雄的歷史，其歷代區域境界和建置亦隨各代而有差異，並出現時而屬滇，時而歸川的情況。秦以前無據可考，從已出土的人類犬齒，新石器時期石斧，西周青銅斧等歷史文物說明，該縣開發較早。西漢，武帝建元六年（西元前一三五年）置南廣縣，隸益州犍爲郡。其地域東至汾關山（今四川敍永縣分水嶺），南至漢陽（今貴州赫章縣），西至朱提（今昭通），北至楚道（今四川宜賓）。東漢，

南廣隸犍爲屬國，獻帝建安十九年（二二四年），劉備入蜀，改屬朱提郡（今昭通），一度置南昌縣。蜀漢，延熙元年（二三八年）置南廣郡，轄南廣、臨利、常遷、新興四縣。西晉泰始初，南廣郡廢。永嘉五年（三二一年）分朱提郡設南廣郡，隸屬寧州，州治在曲靖。南朝、宋、齊仍其舊。隋開皇四年（五八四年）改南廣郡設協州。大業二年（六〇六年）因亂廢。唐，武德元年（六一八年）復置協州，隸屬劍南道戎州都督府，轄東安（鎮雄、威信）、西安（彝良）、湖津（今昭地區大關、塩津、綏江縣），設治在東安。唐南詔時，因彝族之烏蒙後裔阿統與其子芒部同居協州，以後芒部子孫繁衍強盛，以祖名改稱芒部府，屬拓東節度使所轄。宋大理時，仍稱芒部，爲敍州羈縻之地。熙寧六年（一〇七三年），置西南番部都大巡檢仗司。元至元十年（一二七三年），置芒部路軍民總管府，隸雲南諸路行中書省，轄益良州（今彝良）、強州（彝良東北及威信一帶），二十四年，改屬烏撒烏蒙宣慰司，轄阿頭（赫章）、易溪（威信）、易娘（彝良）三部。明洪武十五年（一三八二年）正月，設芒部衛指揮使司隨即又改設芒部府，隸雲南布政司。十六年正月，改隸四川布政司，轄益良州、強州。十七年廢強州、升芒部爲軍民府。嘉靖五年（一五二六年）四月，改芒部軍民府爲鎮雄軍民府，府城建在烏峰山南麓納冲河畔的嗎里（今松林灣鄉上填村），分所屬彝良、母享、落角利之地爲懷德（今牛場鄉卻佐村）、威信（今母享鄉）、歸化（今彝良）、安靜（今威信）四

長官司。萬曆三十七年（一六〇六年）五月，改稱鎮雄府。清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年）改隸雲南，屬迤東道，六年，降府爲州，轄彝良州同威信州判、母享巡檢，屬昭通府。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陞爲直隸州，同年改彝良州同爲縣，仍隸鎮雄州。民國二年改直隸州爲縣，分出彝良縣，隸滇東道。民國二十三年，改威信設治局爲威信縣。一九四九年後，仍置鎮雄縣，屬昭通專區。全縣現劃分爲二十個鄉（鎮）、二三九個辦事處，二五四七個村民委員會，五一四五個農業生產合作社，五七二四個自然村。

鎮雄縣也是一個多民族地區。縣境內有漢、彝、苗、白、壯以及尚未確定族體的蔡家、南京等共十七種民族。

彝族爲鎮雄境內較早居住的民族，蜀漢時期即有彝族先民居此，而唐、宋直至清「改土歸流」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彝多漢少，彝族一直居統治地位。據統計，現有彝族五七八五人，居鎮雄縣少數民族人口數的第一位。

苗族有二二六〇七人，分白花、小花苗和大花苗三種。大部份大苗族居住在海拔一三〇〇米至二〇〇〇米的山區或半山區，雜居於各民族之間，也有少數聚居村寨。

鎮雄境內還有八百餘戶，四千餘人口的白族。他們自稱「民家」、「穿青」，其他民族稱之爲民家。其風俗習慣與雲南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白族完全不同，而與貴

州的「民家」卻是一樣。喪禮喪葬與漢族同。民家也供「天地君親師位」並供梓潼、財神、觀音像。家中設壇，並請本族巫師『慶壇』。其壇是用一個小壺或小罐盛全米（不斷腰大米）一斤，插上一雙竹筷，再用紅布包好，作「華光仙子」供於神龕內，叫做「五顯壇」。

漢族爲鎮雄縣外來之民族，係元末以來由江蘇、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安徽、陝西、山東、山西、貴州等省地，或隨軍征戰、或流放充軍、或商賈貿易、或工藝行醫、或逃荒避難等移居鎮雄，並逐漸成爲人口最多的居民。據一九九二年底有關部門的統計，鎮雄的漢族爲九五八五一二人，占全縣總人口的百分之九以上。元末，有余氏入，本姓鐵，隨忽必烈進軍雲南而留居境內。元末紅巾軍起義，鐵氏被戮殺甚衆，爲避誅殺，於元順帝時改姓爲金，金乃鐵傍，去一橫乃「余」字，取剩餘之意。從此，世代相傳，凡生十子，必以一人姓鐵，以承先祖，故境內鐵姓只有五戶，二十三人，而余姓則二千餘戶，一萬多人。明洪武初，傅友德、沐英、吳復、藍玉等南征後，一部份屯兵於芒部，大量漢人進入，留籍域內，如大姓之申氏、吉氏、王姓等即爲此時移居。清，吳三桂進軍雲南，亦有隨軍入籍者。雍正時，「改土歸流」，從全國各地派遣流官入鎮，多數姓氏世代留居於此。乾隆間，清軍征緬後亦留居部份。總之，自元末明初，漢族人口源源不斷地來到鎮雄。

移居到鎮雄的漢族，在不斷適應新的生存環境和條件的同時，頑固地保持着更